

舊五代史

二一

蘇子瞻
知不足齋
藏

PDG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七

周書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

長興末爲太

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

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

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

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

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

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甌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

旭旦以筭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卽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眾所嗤三年夏晉祖別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衄官寨受

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
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
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
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
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
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
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
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
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
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

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
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
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
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怠者楊邠怒凡
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
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
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
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
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七千九百一十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

唐末帝卽位用

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
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
純儒性多疑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
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
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
云合受册眾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合掃除馮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止劉
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
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立合在僕射之前行疏奏下
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

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
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
例據南北班位卽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
孫卽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
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
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
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
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
何取笑之深耶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
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

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謂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若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眾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有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

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
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
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
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子卽位就加檢
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唯事謳
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銜其墨蹟裔孫
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
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
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
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

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
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
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
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
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七千九百一十

和凝字成績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
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
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尙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
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
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

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
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
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賓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
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
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
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
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旣而謂諸
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
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
厯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厯禮

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入翰林充
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
日設戟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撤棘啟
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

水澠

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
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卽第十三
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

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
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
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政反狀

已彰疑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
晉高祖曰卿意如何疑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臨事卽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
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
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
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
速以至于敗由疑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
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
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
視朝兩日詔贈侍中疑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

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
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
譽平生爲文章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

于板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宋朝類苑和魯公疑有
豔詞一編名香奩集疑

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爲
也疑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集疑金六

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篇金二集不行于世疑
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

之此疑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錦繡萬花谷范蜀公
蒙求云和峴晉相和

疑之子峴生會疑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疑喜曰我仕
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

皇朝爲司勳員外郎永樂大典卷五
千七百一十

蘇禹珪字立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

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厯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至汴兼刑部尙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翌日太祖令人求之旣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

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
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
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厯臺

省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三

景範淄州長山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景範父名世宗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

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

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案冊府元龜載世宗

卽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慮上立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戢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尙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
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
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
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
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
往敷立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序彝
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畧天人
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
之重惟財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立
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御平章事判三
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煩治劇非其所長
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
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
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案景範神道碑以顯

德三年十二月
立今尙存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
紀耽于貨殖裔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
績之文彩立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矣
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永樂大典卷二
千三百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
王今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案洛
陽搢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爲招討張從恩爲都
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
將校矣與是書異

補前盧遂以本官致仕 歐陽史周太祖入
文紀傳立卽拜司空于家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八

周書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於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

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
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
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於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
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
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
審其財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
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

力強財足人知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到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俟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

案東都事略時朴與徐台符竇儀同議

世宗覽之愈

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

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論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繇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

默記引閒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

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庠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庠虞侯豈得

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
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
其死矣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於汴口不踰時而歸朝

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

座遽以肩輿歸第是夕而卒時年四十五

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

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

量世宗聞之駭愕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

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

宋史王侁

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爲東頭供奉官

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

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

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

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並行于世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三默記云周世宗

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大

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

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

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

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太祖五代史闕文周顯

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自詣密地訴其

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

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

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職不

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

甚眾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

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

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

僕射卒

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

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
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
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
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
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
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
以收爲涉之祖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
嚴之父非也
貌寢悅然精神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
豐然要大于身

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
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
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素重其才
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
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

事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
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初
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
以心恙諠譁於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
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閑居伊洛
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
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食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

案遊宦記聞引楊凝式傳所載仕梁仕晉年月皆與薛史

異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政凝式候于軍門且

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

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

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

凝式長於歌詩

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

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

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

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善于筆札洛州寺觀藍墻粉壁之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

百十二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縉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

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卽日遂伴
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
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
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是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
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道放宗師歐陽詢
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
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主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
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
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
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
己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
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俾造轍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
號寒啼饑而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其事乃自製衣給
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其事乃自製衣給
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姑遊廣東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
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東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
乃曰姑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東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
壁聞者拊掌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尙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卽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尙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

年七十八贈工部尙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

郎平章事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

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大微官
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
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
元年春卒贈禮部尙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
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
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爲吏部尙書代愿視
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
考人罕及者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二百二十五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穎遊宦于京師

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

憲使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頽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
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
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
大矢所望卽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尙書致仕退居潁川
時少保李璘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璘遐有道術
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
衣野服逍遙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
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坏爲隱所
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
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永樂大典卷二
千二百十二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

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

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

絕高

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

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

江文石遂以爲名焉後爲兵部尙書太子太保卒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三

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

集入洛記共百卷

五代史補王尙書仁裕乾口初放

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

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柱鑿壁偷將榜上名陶

穀爲尙書素好恢諧見詩伴聲曰大奇大奇

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

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尙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一

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

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寮皆至達官唯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檣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廻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

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尙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尙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一十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

司馬清泰初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
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
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
歷知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
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
客世宗卽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
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
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尙書
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
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

其下龍宮也。謝因炷香興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廻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敬。泊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曰：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二十八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宋史：邊珣，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邽令。父蔚，太常卿。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父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

明宗入洛遣李冲賁詔于闕右盡誅閹官冲性深刻而
華人有爲閹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
者甚眾毛璋之鎮邢寧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
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論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妻
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
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
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
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
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
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

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

一子玕珩俱仕皇朝爲省郎

永樂大典卷四千七百二十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杜重威叛于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荐于曹州節

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僨軍于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貶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攷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別

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

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尙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尙書

段希堯傳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周書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旣而御

眾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隘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恡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卽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醫旣而昇

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八百一十二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沒眾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旣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明宗卽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

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
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凋弊故命光鄴理之
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
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
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
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
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祚復授
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
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
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

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人家無
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
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酒延
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
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
召親隨于卧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
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
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
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
鄴膚格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

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永樂

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四十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卽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寔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

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
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塹
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并兵攻陷其城及凱
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
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廻加兼侍中顯德元年
冬卒于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沉厚謙恭有
禮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縉紳之士
亦皆惜之

永樂大典卷四
千六百四十

李彥頽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寘

之左右及卽位歷綾錦副使推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頽
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
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
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廵州城彥頽閉壁
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
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
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頽到任處
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

卒時年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李建崇滸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

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

舊作阿保機令

改正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

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卽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搆逆率眾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

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
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
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
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
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
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
一萬三百九

十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
洛重裔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
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

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于宗城東晉軍進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卽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

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祚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眾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闕兼倍賊眾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旣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

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旣而犯法當死卽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卽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

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眾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旣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嘗掠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歛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永樂

大典卷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一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

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卽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失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旣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

彼人以鱗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卽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廻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

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傅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于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

疾而卒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郤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卽以爲

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眾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太師

永樂大典卷五

千三百六十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

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
通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
入于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
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
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二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
累遷爲僞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
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
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
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

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饑死者甚眾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立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令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眾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旣敗計無所出但扼腕浩歎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
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進封彭城郡王後以
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
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卽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眾連
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
由焉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
朝亦位至省郎

永樂大典卷
九千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攷證

周列傳九張穎傳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
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
爲安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
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
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
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補前趙

鳳往依焉

宋史荆罕儒傳云罕儒少無賴與趙
鳳張輦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燕

王趙延壽
得掌兵權

補前張

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

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不

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于用度多嚴選富家子
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没入貲產不爲之滿歲
府財有餘宗人正當次補其任率屬泣拜請
不濟其急又不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

周書二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
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
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
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
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
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
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

常爲典客漢祖踐祚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爲
監軍入爲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
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
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
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
起峻亦爲羣小所搆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
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
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中州刺史馬鐸往
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祚加平

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
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侍太祖商推
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
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啟請多自在情太祖從而
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
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
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
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
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
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

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旣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

增修平陽故城而廻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
密戚也自太祖踐祚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
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
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
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
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
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
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眾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
幾貢表乞解樞機卽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

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卽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竣又于北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

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
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
議乃止巖姪從勳居于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
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旣
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
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
而授之旣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
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
童子上交不達其旨勝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
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

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况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法太祖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衍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卽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

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拉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卽懷怨望豈有旣總樞密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尙未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卽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投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忽然

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既寤心惡之以是
尤加狂躁峻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
手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陷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
則稱已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一百三

十三王峻五代史關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
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
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
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
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
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
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還奏
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弟也

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

冊府元龜卷
八百三十五彥

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

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

曰北兵何能爲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

帝遇弒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三

周太祖時

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令

兄事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爲兄也通鑑改作今兄似未喻其意今全文無可考始附識于此超進

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譴太祖

結通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

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爲印卽無闕

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四

百十七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

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

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旛

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永樂大典

卷七千八百五十八 案慕容彥超永樂大典僅存三

條今補錄册府元龜一條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慕容

彥超素有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跨驢于衢

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

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

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

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

憫之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廢

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

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饑

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踪而觀之盜無不獲

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

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

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年兗州慕容

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
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
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
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
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門之上云夫
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
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
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
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
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也安得不拜仍以廟側
數十家爲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
慕容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
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
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
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庫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
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
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
庫有以鐵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
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耳汝宜僞劄庫牆凡金銀器
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

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剽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于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厯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臨禮待甚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卽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羅其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厯監察御史右補

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
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
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閭
宏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
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勵以從順爲已任以立義
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羅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永樂大典卷
九千八百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攷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顏愆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 案顏愆陳觀歐陽史作顏衍陳周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

三月誅王峻與是書異

補前王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

幾而卒

舊五史卷一百三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一

周書

劉皞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皞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于縣舍爲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卽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郢州刺史皞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

季興于荆南皞累爲荊州攝官旣而兄昉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醵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厯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皞問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誣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卽以手掊地豁然見

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皞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卽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託皞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皞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旣寤欲掘而視之旣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皞爲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連累日旦晚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

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俾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爲勒之于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尙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尙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尙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尙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貲

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沉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瞢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沉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沉友善沉未病時夢沉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旣寤心惡之俄聞沉卒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畧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于魏鄴王羅紹威表

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尙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尙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

之秩亦其命耶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

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厯州縣厯仕晉漢周官至

贈工部尙書

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三十八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厯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

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頥者故相協之
子也協素與吏部尙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
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
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
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
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
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
公之言蓋爲崔頥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
春以頥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尙書右丞奉使

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尙書左丞拜太
常卿厯工禮刑三尙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
既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
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八百五十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
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厯孟懷支使
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晉開
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
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
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

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爲第三人
顯德五年秋以

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
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
卒人皆惜之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二十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
于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載

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
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遷翰林學士賜緋

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

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
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
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
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
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

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永樂

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載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

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三十一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

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一案扈載傳

原本殘闕令兼採冊府元龜以存大槩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

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

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少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

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

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

范延光鎮定州按延光未嘗蒞定當是鎮

州之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

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

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

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

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晉天福中入爲

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

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

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

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

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

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
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
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
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
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
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旣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
怒面責崧沮已崧曰與公卿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
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
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
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

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開運中累
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
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
諫署觖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
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儼修
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
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
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
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
書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

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十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
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
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旣竟亦望陞擢貞固猶
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旣而以所撰日厯示監
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厯詆朝士之先達
者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
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
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
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師緯書候之曰
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

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
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
七百十四

趙延父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
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溫珪仕蜀
爲司天監溫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
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卽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
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
致身亦良圖也延父少以家法仕蜀由廕爲奉禮部翰
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父世

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密
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
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乂曰保
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
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在恤緯之僭其年兼衛
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
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正爲帥會漢高祖定
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
未決謀于延義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旣去還京師
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

焉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父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延義善交遊達機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二家獲全

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父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父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

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遽爲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後累爲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襍事廣順中

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
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
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
之知損旣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于人廣備行
李及卽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
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褻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
授棣州司馬世宗卽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
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
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讜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
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

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

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中

其庸誕也如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

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往還簡牘往往往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小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筠酒酣輒問曰眾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

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案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好姦謀

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

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爲時輩

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秘書省著作郎

案南唐書

云豆盧革爲相雅知忌辟爲判官

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爲幕

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

于市多所屠宰汴人爲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

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案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爲教守殷反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與薛史微有詳畧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連而亡命也南唐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齒蝨追者乃捨去是又以會同惡者送晟爲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五代史異

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卽以僞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

李昇偽尊楊溥爲讓皇之冊文卽晟之詞也故江南尤

重之二十年間累厯偽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

妓甚眾每食不設食几令眾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

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案玉壺清話載忌爲舒州觀察有二

卒自畫持刃求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與之使遁去南唐書云忌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

畫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

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考顯德孫晟在舒州事不見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寔

二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爲司空令

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泊隨

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

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保無
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
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
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
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
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覘而
知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其蠟書
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譏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寔
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
人皆誅之

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
廵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

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翌日宰

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

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

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

案鈞礮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

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餘非所知也

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

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

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攷證

周列傳十一王延傳改少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

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

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

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

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末嘗再爲舍人疑

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補前劉視之已卒矣 太平廣記云銜命使吳越路由暉州卒于郵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攷證